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翁志遠

一對一屋簷下：

單親獨生子女的成長經驗

One to One Under the Hood : The Growth Experiences of
an Only Child in a Single-Parent Family

學生：江孟宸撰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一對一屋簷下：

單親獨生子女的成長經驗

One to One Under the Hood : The Growth Experiences of
an Only Child in a Single-Parent Family

學生：江孟宸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月

系所章戳：

謝辭

首先，感謝一路上給予幫助的所有人，從研究題目的決定到論文的完成，一年的時間若只有我一個人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

謝謝從決定題目起就幫我釐清思路，並針對不足的部分給予建議與方向的指導老師，相互討論的同學們，願意花費時間且分享自身成長故事的受訪者們，以及給予陪伴與想法的家人、朋友們。因為有你們每一個人的存在，才讓我有機會完成這一篇學士論文。

摘要

「是不是有那麼一群人也和自己一樣？」的疑問浮現，相似的背景下是否造就出相近的成長軌跡。本次研究將以單親獨生子女為第一視角進行探究，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單親獨生子女的成長經驗，並瞭解單親家庭中的親子性別組合的差異又將衍生出哪些面向的優勢與挑戰。

本研究發現：

- 一、受訪者對家與主要照顧者的描述之間多屬於高關聯程度。
- 二、雖然在不同的親子性別組合間可以觀察到差異，不過整體而言主要仍取決於個人因素。
- 三、家庭結構轉變的情況下，單親家庭不再是極少數的群體，因而汙名化（Stigmatization）現象出現了轉變。
- 四、嚮往家庭的完整性，但大多數時候並不會因自己是單親獨生子女而感到負面情緒。

關鍵詞：單親家庭、獨生子女、成長經驗、親子關係

Abstract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ther there exists a group of individuals like oneself, and whether similar backgrounds lead to comparabl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only children raised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their growth experiences. Furthermore, it seeks to examine how different parent-child gender combinations within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may result in distinct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There is generally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respondents' descriptions of "home" and their main caregivers.
2. While variations may be observed across different parent-child gender constellations, the overall effects are predominantly determined by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3. With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s, single-parent families are no longer a minority group, and as a result, the phenomenon of stigmatization has undergone a shift.
4. While they value the idea of a complete family, most do not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only children from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Keywords: single-parent family, only child,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目錄

壹、緒論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研究問題	4
貳、文獻回顧	5
一、單親家庭與親子關係	5
二、獨生子女之相關研究	6
三、單親經驗的性別因素：單親母親 vs. 單親父親	7
四、親子性別組合對於教養方式與親子關係的影響	7
(一) 單親母親與兒子 vs. 女兒	7
(二) 單親父親與兒子 vs. 女兒	8
參、研究方法	9
一、研究對象	9
二、受訪者資訊	9
肆、研究結果分析	11
一、「家」的代名詞源自於主要照顧者	11
二、單親父母與獨生子女的親子關係	14
(一) 相處模式：角色倒置、心理壓力以及心境轉換	14
(二) 衝突與應對：時間作為關鍵要素	16
(三) 教養方式：親子性別組合之異同	17

三、 單親獨生子女的自我形成：掙脫污名的牢籠	19
(一) 社會關係下獨立、適應能力與抗壓性的培養	20
(二) 家庭結構非學業表現決定因素	22
(三) 人際關係：同儕互動下形成一套新的模式	23
(四) 感情觀、婚姻觀的形塑：非家庭因素之主要影響	25
伍、結論與建議	27
一、 研究結果與討論	27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27
陸、參考資料	29
附錄、	33
附件一、訪談大綱	33

圖目錄

圖1 臺灣 2000 年至 2024 年出生人數折線圖·····	1
圖2 臺灣 2001 年至 2024 年戶數統計圖·····	2
圖3 家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描述·····	11
圖4 教養方式·····	18

表目錄

表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10
------------------	----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家庭結構也產生了變化。在少子女化的背景下，獨生子女的情形不再是少數，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常態。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的統計資料，2000 年的出生人數為 305,312 人，至 2024 年僅 134,856 人，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減少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出生人數，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間曾出現過起伏的變化，不過在此之後子女數便呈現出逐年遞減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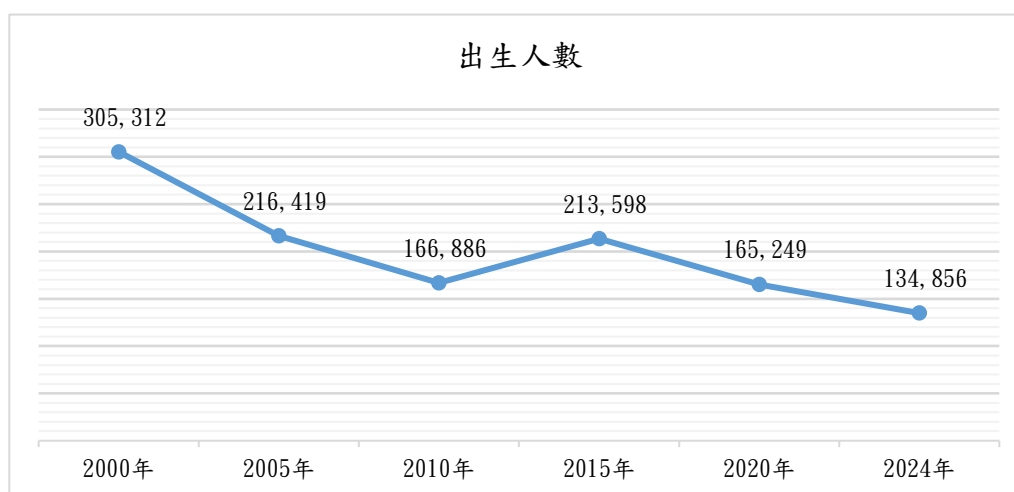


圖 1 臺灣 2000 年至 2024 年出生人數折線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關於育齡婦女總生育率，〈112 年度內政性別統計分析專輯〉¹指出：

近年來國人生育率逐年降低，民國 40 年平均每育齡婦女總生育人數達 7.04 人之歷史高峰後逐漸下降，73 年降為 2.06 人，首度低於人

¹ 取自於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口替換水準之 2.1 人，99 年更降至 1 人以下，為 0.90 人，其後波動升降，112 年為 0.87 人，即以當年 15-49 歲各年齡別生育率計算總生育數，平均每一婦女一生只生育 0.87 個小孩，為歷年最低。

由此推測「一個家庭只有一位子女」的可能性增加。

另一方面，少子女化的現象也使得離婚的家庭不一定有子女，因而無法構成單親家庭的條件。（Hsueh, Cai, & Keng, 2020）不過，單親家庭的成因具相當高的異質性，因此無法由此單一的判斷單親家庭的比例就會呈現下滑的趨勢。根據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的統計結果，2001 年至 2024 年的總計戶數為逐年上漲的走向，從 2001 年（6,730,886 戶）至 2024 年（9,262,020 戶）增長了約 253 萬的戶數。其中，單親家庭的比例雖有所波動，整體而言仍呈現增長的趨勢，從 2001 年的 7.73%（520,336 戶）增加至 2024 年的 10.35%（958,996 戶）。由上述統計顯示，總戶數增長的情況下，單親家庭的數量仍是呈現上升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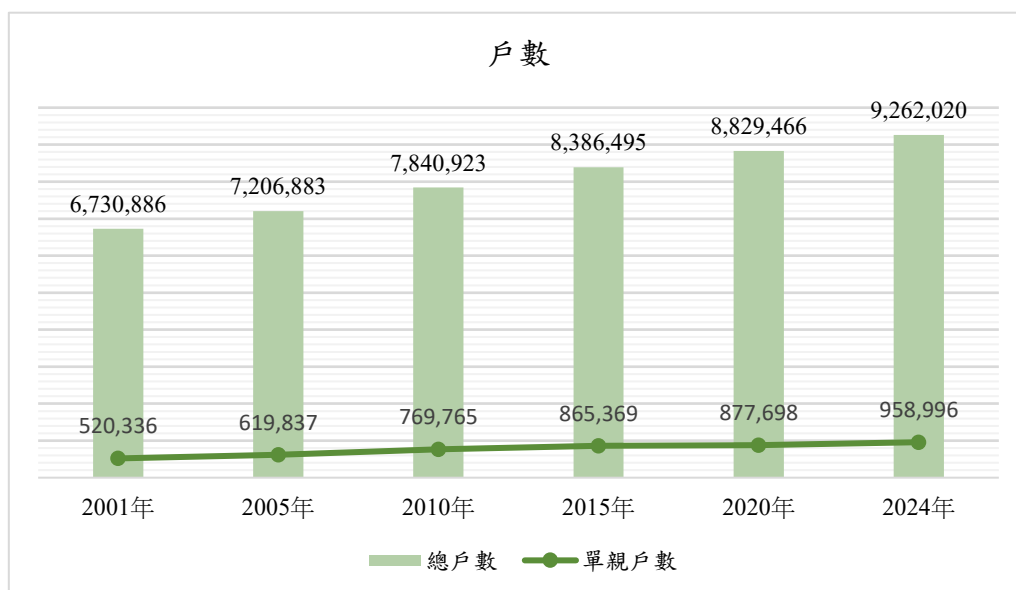


圖 2 臺灣 2001 年至 2024 年戶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除此之外，根據〈運用普查資料試編多元家庭統計之研究〉²之表 6-1 普通住戶家庭型態之變動所示，關於「父（或母）與未婚子女（單親）」的部分，2000 年至 2010 年的增減率為 48.3%，2010 年至 2020 年為 7.5%。由此可以發現 2000 年至 2010 年為單親家庭數量大幅增長的時間段。

關於單親家庭或獨生子女的研究不在少數。早期針對單親家庭的研究經常連結至家庭功能等相關議題（Walker & Hennig, 1997）；回顧獨生子女的研究也可以發現刻板印象與偏見的存在（Falbo & Polit, 1986）。顯示出伴隨著單親家庭或獨生子女的身分而被給予特定的標籤，即便任何事也沒有做，僅憑藉著身分便預先有所評斷。近年，隨著研究的多樣性，對於單親家庭與獨生子女的印象發生轉變，展現出更多元的視角。然而，兼具兩者身分的單親獨生子女在成長經驗中呈現出何種面貌，仍少有探究。

此次研究不僅是對於單親獨生子女的探究，同時也是筆者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的一個過程。「為什麼？」在成長歷程中不斷追尋著那所謂的正確答案，反覆經歷著迷惘的時刻。被動的接收來自於外界的回應，主動的嘗試與自己的對話，心境上彷彿陷入了一個循環。「是不是有那麼一群人也和自己一樣？」的疑問浮現，相似的背景下是否造就出相近的成長軌跡。

自民國八十五年修法後，不再以「父權優先」為考量，而是採取「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子女監護權轉變成「由母親取得」的判決情形為多數（劉宏恩，2011）。不過，單親父親的情況也並非為極少數，但與單親母親的研究相比，發現以單親父親為研究對象進行探究則相對較少，因而筆者希望藉由聚焦親子性別組合，進而增加對於單親父親的認知。

相比於雙親家庭獨生子女與單親家庭非獨生子女，在單親家庭背景下的獨生子女，在成長歷程中可能面臨著極為不同的考驗，而一旦將單親家庭獨生子女間的親子性別組合的差異納入考慮，或許也有助於挖掘出此一群體內更多的歧異性。因此，本次研究將以單親獨生子女為第一視角進行探究，研究目的在

² 取自於行政院主計總處。

於探討單親獨生子女的成長經驗，並瞭解單親家庭中不同性別組合下的親子關係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問題

針對「單親家庭」一詞的定義有眾多類別，本次研究採取之定義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對於單親家戶之定義：

係指核心家戶中，由單親家長（父或母）與其未婚子女為主要成員所組成之家戶，其中單親家長之婚姻狀況為未婚、離婚（含分居）或喪偶。

然而，單親家庭的形成原因也具相當高的異質性，本次研究將以因離婚、喪偶所致的單親家庭為主要研究方向。

比較在不同家庭型態下的成長經驗，進而聚焦於單親獨生子女的成長經驗。另一方面，探討單親獨生子女這個群體內部的異質性，特別是單親家庭中在不同親子性別組合（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成長經驗下，對於獨生子女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次研究將試圖探究下列問題：

- （一）單親獨生子女如何詮釋「家」的意涵？
- （二）相較於其他家庭結構所形成之成長經驗，單親獨生子女的獨特性為何？在納入親子性別組合後，是否能察覺其中存在的差異？
- （三）身為單親獨生子女，如何理解與描述自己？
- （四）既有研究的發現是否適用於當代社會的單親獨生子女？除此之外，是否有新的發現？

貳、文獻回顧

一、單親家庭與親子關係

家庭結構與兒童福祉（Children's Well-being）間具有緊密的連結。研究指出在雙親皆積極參與的前提下，核心家庭的子女的情緒安全感、自尊心和社交能力具有較優異的表現。單親家庭的子女則較為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鬱；在學業成就和人際關係的表現上也較為低落（Han, 2023），也有研究提出單親家庭的子女表現出缺乏同理心、傾向負面歸因以及不符合年齡的行為特徵。（Walker & Hennig, 1997）綜合上述研究，得以發現單親家庭的子女經常被歸類於位處劣勢的一方，意味著面臨著更多的挑戰。

不過，也有研究提出了相異的論點，指出家庭結構不會直接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而是取決於家庭中的親子關係。同時，以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加以論證。（Hiko et al., 2023）根據統計結果，父母的教養方式與子女的學業表現之間呈現弱相關，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兩者間的關係並非偶然（Candelanza et al., 2021）；自我決定動機對學業能力為正向關聯且具顯著影響。（Mukhoiyaroh & Aziz, 2024）綜合而言，顯示出親子關係與自我決定才是更具影響力的因素，而非家庭結構。

然而，研究也指出在穩定的照護下成長的話，單親家庭的子女得以發展出韌性（Resilience）與獨立性等正面特質。（李奇勵，2011；巫金味，2013）針對韌性一詞，引用吳淑禎（2018）的研究之定義「在遭遇逆境當下，協助個體跨越困難的特質、信念與技能等內在資源」。該定義與單親家庭子女的生命歷程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適用於其在父母其中一方缺失的情況下，衍生出新的應對模式的轉換過程。

相較於管束，父母的關愛與支持對於子女的心理健康是更為重要。(陳婉琪、徐崇倫，2011) 因此，在給予足夠的關愛與支持的照護下成長，對於子女心理健康是具正向的影響力。

根據上述研究，子代的表現與親代的作為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研究發現相較於核心家庭，單親家庭既可能擁有較多的親密關係與照顧，同時也可能展現出更多的衝突與負面情緒在親子關係中。(Walker & Hennig, 1997) 因此，單親家庭所呈現的面貌往往取決於其他的調節因素，如：教養方式、父母情感／支持的表達型式。

二、獨生子女之相關研究

Falbo 和 Polit (1986) 綜合過往研究結果，得出相較於有手足子女，獨生子女展現出較為聰明的特質，且在校期間不當行為較少的特徵。另一方面，則被視為具有較高的攻擊性與自負傾向。不過，這樣的說法較於片面，仍須整合多方觀點進一步分析。然而，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的觀點，在性格、認知等方面，獨生子女與有手足子女間並沒有顯著不同。(Abrams, 2024)

Downey 和 Cao (2023) 以中國與美國的青少年作為樣本，分析手足數量與心理健康的關聯性，研究發現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但仍無法確定其因果關係，同時也指出年齡階段作為調節變項的可能。

在社會能力的面向，黃淑滿、周麗端、吳宗仁和葉明芬 (2023) 的研究指出獨生幼兒於社會能力之獨立性、主動性、合群性與順從性的初始表現普遍高於有手足幼兒，但在成長速度上則顯著低於有手足幼兒。同時，強調同儕對於獨生幼兒的重要性。

即使沒有兄弟姊妹，獨生子女能夠藉由與同儕的相處，獲得同等面向的正面影響，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因此，有無手足並不足以斷定為決定性的關鍵因素，僅是其中一項條件的變化。在 Abrams (2024) 的研究中也得以驗證，無論是否有手足，整體發展並無顯著差異。

三、單親經驗的性別因素：單親母親 vs. 單親父親

在是否就業與有無伴侶的劃分之下，研究顯示幸福感在非就業的單親母親身上顯著低落，並且呈現出更大程度的悲傷與壓力。不過，在與子女相處的意義上並沒有受到上述分組的影響。(Meier et al., 2016) Dharani 和 Balamurugan (2024) 回顧過往研究結果得出，缺乏經濟來源是影響單親母親的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並且有可能轉化為抑鬱症狀。由此也說明了非就業單親母親表現出悲傷與壓力的原因。

盧雅蘋、呂鳳鑾、王大維、林聿庭和李盈瑩 (2018) 的研究指出單親父親的實踐經驗會因諸多因素而發展出多元的樣貌，但是在父職角色的接受與資源的供給上是相同的。不過，研究也一再顯示出儘管展現出正面調適，偏見仍影響單親父親的親職角色 (Parenting roles)。(Jones et al., 2022) 其可能是受制於社會文化下的性別角色。(葉致芬, 2010) 且在獲得社會的讚賞、認可與尊重面向，相比於單親母親更具挑戰性。(Shorey & Pereira, 2023)

然而，以單親的性別因素為基礎，針對主觀幸福感進行分析，若未考量經濟狀況，研究顯示出社會支持中的情感性支持對單親父親有正向影響，而單親母親則是實質性支持。(陳柯玫、龔茱涵, 2022) 而單親父母的幸福感是否會影響親子關係或子女的發展結果，則有待後續研究的探索。

四、親子性別組合對於教養方式與親子關係的影響

在親子性別組合的面向，不同組合之間的互動存在著差異性。研究也顯示出親職經驗顯著受到文化因素與父母性別的互動的影響。(Jain & Mahmoodi, 2022)

(一) 單親母親與兒子 vs. 女兒

Walker 和 Hennig (1997) 指出母女關係展現出更多的衝突性與情感表現。在巫金味 (2013) 的研究中得以驗證，缺少第三人 (父) 的緩衝角色，因而母

女之間表現出更為直接的衝突。然而經過時間的淬鍊，彼此磨合出適合的相處模式後，則轉換為一種新的情感連結。與其相似的軌跡也出現在單親母親與單親父親的育兒態度與教養方式上，體現於親子關係中。

除此之外，研究顯示在親職教養（Parenting）上，非就業的單親母親相比於其他面向時會表現出較好的情緒。（Meier et al., 2016）

（二）單親父親與兒子 vs. 女兒

盧雅蘋、呂鳳鑾、王大維、林聿庭和李盈瑩（2018）的研究中將單親父親的親子關係分為三個階段：「從關注自己轉為關注孩子」、「尋找方法以彌補疏離的親子關係」和「孩子離家獨立使維繫親子關係更加困難」。研究者從四位單親父親的歷程中歸納出的結果，儘管不一定能夠代表每一組親子關係的走向，但提供了其中一種發展的可能性。然而，在 Shorey 和 Pereira（2023）的統合分析中也提及單親父親的視角由「我」轉換為「我們」，這一點與先前研究的第一階段結果一致。同時，指出單親父親認知到親職教養與情感連結之間並非基於性別，更重要的是親子間的照護關係，因而進一步建立或改善親子關係。

研究也顯示單親父親在父職角色的扮演上是沒有過多阻礙的。其中，父女的組合可能在面臨青春期議題的時候，因生理性別上的差距而產生無能為力的情形，除此之外仍相對順利。（林莉菁、鄭麗珍，2001）

而上述的研究發現，是否適用於僅有獨生子女的單親家庭，則仍所知有限，這也是本研究關切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單親獨生子女的成長經驗與親子性別組合對子女的影響。因而筆者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在保有問題框架的基礎上，給予受訪者彈性的敘述空間，以進一步了解單親獨生子女的真實感受。以一對一面對面的線下訪談方式進行，訪談開始前告知受訪者訪談大綱，並在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過程中進行錄音用於紀錄與後續的分析，基於研究倫理，受訪者資訊、訪談資料與錄音內容將進行匿名化處理，僅用於學術研究目的。

一、研究對象

受訪者設定為「成長背景為因離婚、喪偶所致的單親家庭，且為獨生子女」。筆者以社群平台招募和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尋找符合本次研究的受訪者。

二、受訪者資訊

本次研究共有 7 名受訪者（年齡區間為 19 歲至 29 歲），其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以親子性別組合的面向將受訪者劃分為 3 個類別：父女（受訪者 A）、母女（受訪者 B 至受訪者 E）以及父子（受訪者 F 和受訪者 G）。其中，受訪者 B 和受訪者 D 為因父母喪偶所致的單親，其餘五名受訪者則為因父母離婚所致。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代碼	年齡	性別	依親類別	單親成因
A	23	女	父親	離婚
B	19	女	母親	喪偶
C	— ³	女	母親	離婚
D	20	女	母親	喪偶
E	20	女	母親	離婚
F	29	男	父親	離婚
G	24	男	父親	離婚

³ 該受訪者之年齡介於 20 至 26 歲之間。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家」的代名詞源自於主要照顧者

家是什麼？引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擷取其中兩項釋義：「眷屬共同生活的場所」與「一門之內共同生活的人」。然而，相比於核心家庭、三代同堂，單親家庭的結構更為簡單。在一對一的屋簷下，對於「家」的感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於自己以外的唯一家庭成員：爸爸或媽媽，也就是主要照顧者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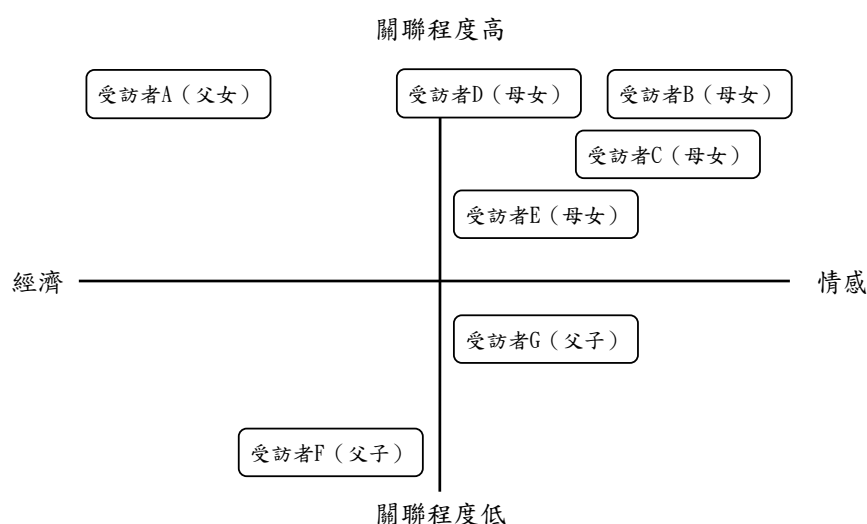


圖 3 家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描述

根據受訪者對「家」與「主要照顧者」的描述，筆者依兩者之間的關聯程度，以及該關聯屬於情感面向或經濟面向，進行分類。(如圖 3 所示) 可以發現

⁴ 《民法》上的「親權人」，即「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離婚時「可以約定由一方單獨任親權人，也可以維持雙方共同行使親權人」。因而在此選擇以「主要照顧者」進行表述，指父母其中一方。

7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屬於關聯程度高的類別，其中，母女組合多呈現情感面向，父女組合則主要反映經濟面向。綜合上述分類結果，以下將引用受訪者的敘述，呈現其個人經驗。

家可以僅是一個場域，也可以是共同生活的人。對於單親獨生子女而言，家則可能等同於一個人，也就是說，家是建立在某個重要他人的存在，其若是不在，便不會有家的概念產生。

我覺得我媽在哪裡，我家就在哪裡，就是我比較難想像如果這個家跟我媽脫離關係是怎樣。如果假設說今天我媽不在的話，那我覺得就沒有家這個概念在，家就是我跟我媽共同維持出來的。(受訪者 B)

而受訪者 B 也表示與媽媽之間就像是「共同成長」的關係，也呼應了上述所說「家是共同維持出來的」的概念。

同時，家也可能被賦予更多的意涵。一個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皆可以獲得滿足的地方。

我覺得家就是一個休息的地方，然後一個可以提供支持的地方，就不管是金錢上還是說心理上，就是可能比如說我今天想要買什麼東西，但是可能我自己沒有辦法負擔，我就會跟家庭尋求協助，或者是說我可能今天在學校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然後或者是可能我學習上有挫折，我也會跟家裡的人分享這樣。(受訪者 D)

之所以能夠有主動分享、尋求幫助與安慰，正是因為主要照顧者的態度。在成長過程中，媽媽對於受訪者 D 皆是採取積極的回應，主動發現到她的情緒變化，進而產生相對應的互動，且選擇傾聽她的意見，給予她「想做什麼就自己決定」的空間。

家就是一個可以依靠的地方吧，然後就是可能在外闖蕩累了，然後回家就可以休息，會感到放心，不用說還要就是去偽裝這樣子，就是最真實的自己是在家。(受訪者 E)

家是一個可以「依靠」的存在，且無須顧慮的空間，可以卸下一切外在的偽裝，呈現最真實的自己。受訪者 E 表示在與媽媽一對一相處的情況下，可以不必強迫自己保持在一定的狀態之中，且對於不願談及的話題，可選擇避而不談。

而她們對於主要照顧者的描述皆是：由上對下的關係轉變為兼具同等地位的「朋友」。從小時候印象中嚴厲、威嚴的家長，成為了能夠談心的對象——既是家長也是朋友。

她在高中之前的話，國中其實就沒有什麼很嚴厲啦，比較嚴厲的時候是國小的時候，就是那個時候她會比較是樹立規矩的家長，那到高中之後，她就會變成是跟你談心的家長這樣，就是比較類似朋友。（受訪者 D）

在小時候的時候，覺得就像是一個比較有威嚴的長者，就像爸爸或是媽媽，就是比較嚴厲。然後等我長到比較大的時候，就覺得說其實她除了是家長也可以是朋友。（受訪者 E）

隨著子女年齡的增長，父母的態度有所轉變，不再如同對待小朋友般給予明確的指令且不允許反抗，而是將其視為已有思辨的能力的大朋友，能夠辨別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因而在態度上更具彈性的空間。此種轉變連動了對於父母的描述，形成了一部分家的想像。

然而，對於部分受訪者而言可能難以運用一段敘述去詮釋家的定義。若是運用一些詞彙來形容，「家」又是什麼？

比較像是黑暗的箱子。（筆者：有原因嗎？）就有一種空虛的感覺，然後會讓人家很窒息。因為沒有人啊，然後就會讓人家覺得很空虛，然後我會覺得家就是以我小時候的經歷來講的話，我是覺得比較空虛，就是我到後面的時候，出來到宿舍的時候，才覺得宿舍是屬於有溫度的那種感覺。（受訪者 C）

印象中的媽媽總是在忙，作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沒有過多的時間陪伴孩子，因而在受訪者 C 的視角中，家經常是處於沒有人的狀態。因此以黑暗、空虛來形容。

提款機。我好現實我好冷血喔。對我來講，家沒有那種情感的聯繫。

（受訪者 A）

家對於受訪者 A 而言並不具備情感連結的意涵，更主要的是金錢上的供給，而其對於爸爸的描述也是「提款機」：一位經濟面向的支持者。

其實接觸很少，因為他可能都在工作，然後我們那個清醒的時間不太一樣，就是他可能出門工作，然後我可能才剛起床，所以我們對到的時間沒有那麼多。（受訪者 A）

進而由相處模式探究可能的原因：作息時間的差距，爸爸為了維繫穩定的經濟來源，無法給予一定的相處時間，以至於親子間實際交流的時間並不多。因此，情感聯繫的機會有限，更多的是停留在經濟層面的互動。

每一個人對於家的感知不盡相同，對於其定義也隨之改變。不過，對於單親獨生子女而言，關於家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描述又是更為緊密的。然而，納入親子性別組合後，可觀察到不同組合之間以及相同組合內存在的細微差異。除此之外，也發現了「傳統性別角色」的延續。

二、單親父母與獨生子女的親子關係

（一）相處模式：角色倒置、心理壓力以及心境轉換

親子關係的相處模式具有相當大的異質性，因此，本章節主要呈現筆者捕捉到的三個角度：角色倒置、心理壓力以及心境轉換。

近似於角色倒置（role reversal）的現象出現在母女間，受訪者 B 表示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媽媽的情緒狀態不太好，處在隨時可能情緒潰堤的程度，那時的

她需要自己面對學業與經濟的雙重壓力，同時承受與應對媽媽情緒的不穩定的狀態。

她如果不會，或者是說她在生活中不擅長的部分，之後會是需要我可能去學或是自理。／因為她在我高中那其實就是…她自己也沒辦法幫，然後我真的是不管是經濟還是因為我自己身體也不好，然後經濟跟情感上什麼全部支持都沒有。(受訪者 B)

還不夠成熟的年紀卻不得不承擔起那不堪負荷的壓力，那「沒有底」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為其帶來了悲觀的想法。

然而，在一對一關係中感受到過於集中的「目光」，長期積累下來也可能轉變為一種「心理壓力」。

基本上就會有那種心理壓力，就是說我們都同住在一起了，那哪天你對我大小聲幹嘛的，我也覺得很麻煩的。(受訪者 F)

如果說我只有一個，就很容易就是一一直被關注，可是我就會很有壓力。(受訪者 E)

受訪者 F 表示主要照顧者的情緒波動常常會牽動自己的情緒與感受。受訪者 E 則表示沒有手足的情況下，主要照顧者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使得其有種不能夠「偷懶」的感覺。此外，可能是經歷過太多事情，因而無法直白地去表達，成為了那「說不出口的關心」，卻被誤解為「冷血」，無形之中也產生了複雜的感受。

我以前是完全講不出來那種，就是我自己會覺得很噁心的話，就什麼你還好嗎什麼的，我是到大學可能就比較可以這樣，但我以前是完全講不出這種話，然後可能講不出來，然後我媽或是麼就會覺得我對他們就是很冷血，他們就會說我都不會關心他們，但對我來說我就是講不出來那些話。(受訪者 E)

另一方面，在長久的相處與照顧中，也可能不再執著缺少的，而是「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小時候會比較困擾，少了一方⁵的陪伴，但是長大後對爸爸會比較珍惜。(受訪者 G)

曾經的「我為什麼沒有媽媽的陪伴？」轉變為「謝謝爸爸對我的付出」。

(二) 衝突與應對：時間作為關鍵要素

相處過程中，從重要決策到日常瑣事，親子間難免會有衝突的產生。然而，在面對衝突的發生又會選擇如何應對。

我覺得是價值觀上面有時候還是會有衝突，因為我跟我爸爸差的就是比較多，所以我覺得在想法上可能就會有差異，尤其就是生活有改變的時候，就是像可能升學間，因為我原本是都沒有補習，然後我就突然說要補習的時候，爸爸就會覺得為什麼？有需要嗎？這樣子。(受訪者 A)

價值觀的差距，在特定情境下產生的不理解，當下可能會導致衝突的發生。但在彼此冷靜以後，受訪者 A 提到其會寫一張紙條，或者是傳一封訊息來表達自己的想法，而爸爸最終會選擇支持女兒的決定。

有別於父女在決策情境中可能產生的衝突，母女之間則是體現於日常生活之中，與過往研究相符，母女關係展現出密切連結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衝突性的可能。

我們常會因為一點點小事衝突，比如說晚餐要吃什麼，還是說就是可能今天誰要洗碗什麼之類的，就是我覺得那個可能是因為我們兩個平常相處模式比較容易吵吵鬧鬧這樣。／可是我覺得每次吵架完之後，

⁵ 意指媽媽。

就是我們大家其實也不是會很記仇的那種，就是吵架比較像是有話當下說開的那種感覺。(受訪者 D)

因為我們家就只有(我們兩個)，我就只有跟她生活，所以我們的關係是很緊密的，因為我們就是好的時候很好，但是可能有時候吵架或是什麼也是很嚴重這樣。(受訪者 E)

若無法當下化解衝突，在沒有第三方的調節下，多採取以「時間」來緩解衝突的方式。

通常就是我們會吵完可能過幾個小時，或者是可能就裝沒事就又好了這樣。(受訪者 E)

這在父子組合中也可以發現類似的解決方法，受訪者 F 表示：「就是回到房間各過各的就變成這樣子。」選擇暫時分開來避免不愉快的延續。

受訪者 G 則表示：「一開始只會吵架，後來嘗試溝通，不過偶爾會不了了之。」，可見衝突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因此彼此嘗試溝通，儘管並非適用於每一件情境之中。然而，正是藉由這些嘗試，彼此逐漸找到更合適的相處模式，使關係得以慢慢調整。

綜上所述，沒有第三方的調節下，衝突更為直接。不過，經過時間的洗禮，親子間逐漸發展出適合的相處模式，進而可能轉換為一種新的連結。

(三) 教養方式：親子性別組合之異同

採用 Baumrind (1966) 提出的三種教養模式：「溺愛型 (Permissive)」、「專制權威型 (Authoritarian)」、「開明權威型 (Authoritative)」。

筆者根據受訪者所述進行劃分。(如圖 4 所示)

	專制權威型 Authoritarian	開明權威型 Authoritative	
單親 母親		受訪者B (母女) 受訪者C (母女)	受訪者D (母女) 受訪者E (母女)
單親 父親	受訪者F (父子)	受訪者G (父子)	受訪者A (父女)

圖 4 教養方式

在 7 位受訪者中，有 6 位子女認為主要照顧者採取的是「開明權威型（Authoritative）」的教養方式。不過，在父女的組合中會發現意見分歧而產生衝突的過程，

他其實不太會干涉我所有的決定，他可能有時候會沒有辦法理解，所以可能會就是可能在溝通上我們就會有分歧，但其實最後的結果大部分都還是他會支持我。（受訪者 A）

而在母女的組合中則在一開始便給予更多的自主空間。

她不太會教我功課，然後她也不會逼我去補習，然後她會讓我自己選志願，或者說她就跟我說你想好就好的，不是那種很放任式的你想好就好，就是真的是在她聽完我的想法，她會想一想然後跟我說因為現在時代變化太快，所以她不太能…因為她是大我三輪，就是她算是高齡產婦，她跟我說她覺得我們兩個年代差很多，然後她聽完了，只要她覺得我是做對自己安全的決定，我就會放手讓你去做這樣。（受訪者 B）

她就只是說提供你一個契機去上（才藝班），你不喜歡的話她也不勉強你，就是你不要的話，她就會幫我去停課這樣。我覺得她其實從小就有在讓我自己學著要怎麼決定自己的人生。（受訪者 D）

此外，在父子組合之中發現了親子雙方在教養方式上存在認知差異的情形。受訪者 F 表示其主要照顧者自認為是傾向於開明權威型（Authoritative）的教養方式，而在受訪者 F 實際的感受上卻認為是專制權威型（Authoritarian），並以「籠中鳥」來敘述自己的處境，彷彿受制於「爸爸決策」的框架之中，難以掙脫。

因為我都是我爸做好決定之後，他才放給我做的，所以變成是說我就像籠中鳥的那種感覺，我就是一直躲在那個籠子裡面，沒有辦法出來的這種感覺，但是他自己都一直都不覺得是說他有在管束我那種感覺，但我自己的心裡的感觉是有的。（受訪者 F）

三、單親獨生子女的自我形成：掙脫污名的牢籠

作為單親獨生子女，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不再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而是出自於自身視角的詮釋，在這段成長經驗當中，造就了什麼樣子的「我」。生命經驗所蘊育出自我的底色，與社會建構下的形塑之間交織的轉換。

2000 年至 2010 年間，單親家庭的增減率達 48.3%。本研究受訪者中，除受訪者 F 之外，其餘 6 位均出生於該期間。

因為就是其實單親也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就比較不避諱會提到這個。（受訪者 E）

「普遍」，家庭結構轉變的情況下，單親家庭不再是極少數的群體，因而污名化（stigmatization）現象出現了轉變。在此過程中，由社會標籤所引發的自我污名化（self-stigma）現象逐漸弱化，並在特定脈絡中呈現出消散的趨勢。

我其實不覺得我自己是一個不好的人，或是覺得差勁的人，然後我也不太會有自卑的心理，因為我覺得我的媽媽已經在她力所能及的範圍給我最好的，就是她的付出，我其實覺得家長的付出子女是看得到的，就是家長付出多少，子女有時候可能不說，就是她可能不會很直接的外放的表達說謝謝爸媽的付出，可是其實我們都是看得到爸媽他們在付出，就像我媽媽，其實我是知道她是付出很多的，所以我雖然說有時候就是可能講話比較賤一點，然後可能會跟她就是互罵這樣，但是其實我是很感謝她對我的付出，因為我覺得是因為基於這些付出，所以在我成長的道路上面，我比較不會有怎麼說呢…比較不會有一種自卑的心理，就是我就不會覺得說我比人家差，我沒有爸爸，我比人家怎麼樣，對我就不會有這種想法。(受訪者 D)

對於主要照顧者的「付出」，感謝的話語或許無法直接的說出口，但那會一點一點地反映在自己身上，轉化成一種能量。在充滿關愛的環境中成長，使其並非一位缺乏「愛」的小朋友，這一點顯現在其自我敘述之中，父職角色的缺位並未帶來負面的影響。

(一) 社會關係下獨立、適應能力和抗壓性的培養

並非作為單親獨生子女就會具備一定的心理狀態，而是單親獨生子女的身分使其在成長經驗中更可能遇到某些特殊情境，因而培養出一系列的能力。

因為他們是後來就是大概就是幼稚園才分居，但是正式離婚是國小的時候，所以我覺得我在小時候比較能洞察，就是別人的情緒啊什麼的。(受訪者 A)

歷經父母分居、離婚的階段，感知到父母的情緒變動，潛移默化地培養其洞察情緒的能力。同時，受訪者 A 表示

個性上也會相對獨立一點點，就會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好像不需要有其他人來幫忙，但我覺得也會因為這樣子，所以很容易拒

絕別人的好意，因為你就覺得喔我都可以自己啊，為什麼要別人的幫助。(受訪者 A)

我自己覺得可能就比较獨立，因為就是比较少人可以聊天或什麼的，所以就是都是自己能處理問題，然後消化情緒這樣。(受訪者 E)

個性上比較獨立，遇到事情喜歡一個人解決。(受訪者 G)

「獨立」，這個反覆被提及的關鍵詞，在大多數的時候被視為正向的形容，是一種優勢。不過，也有人認為獨立是一個在不得已的情境中被迫提早出現的特質，反而是一種自我挑戰。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我看到我朋友到這種年紀才開始要學著自己面對事情，我會覺得也不錯，因為我覺得在我成年之前，我的想法也不是很成熟，我也在學習怎麼面對這個世界，但是如果你讓我那個時候就去處理一些大事，我會覺得我那個時候不會做出最好的決定，然後也會對我的成長造成很大的心理陰影這樣子。(受訪者 B)

過早面臨到不屬於自己年紀能夠負荷的範圍，反而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心理陰影。

我覺得應該算是適應性，我覺得相對於其他人會好很多，因為我覺得因為在從小的那個階段，就是你不會一直想要尋求大人的幫助，所以在你的成長的過程中，你就會一直不斷的自己去想辦法說可以怎麼去解決你遇到的那些難題，像就是可能家庭稍微健全的人，他們就會去尋求家長的幫助、協助，但反而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就是我尋求幫助的方法就不會是跑到家人身上，反而都會是想要先自己解決，真的解決不了再尋求幫助，但我覺得單親這件事情對於我的成長沒有到真的太大的負面影響。(受訪者 A)

在遇到問題的第一時間，不是想要依靠他人，而是傾向於自我解決，長期累積而成的「適應能力」。

離婚後，若雙方無法達成共識簽訂協議，且法院調解失敗後，進入「法院裁判」的審理程序。此時，監護權爭取並非一項單純的決策，而是經歷法律流程與程序，並且需投入相當程度時間成本的一個過程。其中，社工訪視報告又為一項重要評估依據。

因為從小到大就是可能他們在爭（監護權），然後我媽都會叫我一定要講什麼話，然後要做什麼，假如說錄影什麼的，然後是因為會有社會工會來學校可能問我，對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子，就可能對我對於一些事情的承受能力，或是抗壓力可能會比較好。（受訪者 E）

然而，面對關於爸爸與媽媽的「選擇題」，監護權與探視權的裁定，在無形中壓力的籠罩下，造就其個人的「抗壓性」。

（二）家庭結構非學業表現決定因素

受訪者 A 認為「同儕」才是影響其學業表現的關鍵角色。家庭僅作為學習資源與學習場域的供給者。

我覺得影響我學業表現的應該不會是家庭，而是就是同儕之間，但就是那個學習環境，也算是就是我爸給予我的。（受訪者 A）

若是將學業表現連結至家庭，更為相關的應該是家庭之中「主要照顧者的態度」。受訪者 D 表示媽媽不會強求她必須達到極高的成就，僅希望能夠掌握一些技能得以在社會生存。

我媽就是很清楚地知道說她自己的資質在哪裡，那她的小孩可能她也不會要求說小孩一定要就是什麼考上台大什麼就是非常有成就的這樣，我覺得她不會，她就是雖然也不是那種完全標榜快樂學習，就是也是會稍微抓，可是她抓學習更希望是我以後在社會上可以稍微有一點技能這樣，就不至於說出了社會之後，還是那種就是領底薪的小白這樣，我覺得她比較像是這種狀態。（受訪者 D）

另一方面，受訪者 C 則表示：「反而是一種動力。」家庭結構所產生的挑戰，反而轉換為一種能量，使其成為更好的自己。

根據 Edward Deci 和 Richard Ryan 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當自主性（Autonomy）、能力（Competence）與相關性（Relatedness）三種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滿足時，個體的「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被提升，進而促進自我成長與實現。

綜上所述，學業表現可能與同儕、主要照顧者的態度以及自我決定有關。不過，可以發現家庭結構並非其中關鍵的決定因素。與研究（Hiko et al., 2023；Candelanza et al., 2021；Mukhoiyaroh & Aziz, 2024）得出的結果相符合，家庭結構與子女的學業表現並無直接關聯性。

（三）人際關係：同儕互動下形成一套新的模式

在學齡前，生活場域中較少出現年紀相仿的人，平時相處的對象多半是家長或其他長輩，以至於長時間處在其他人遷就於自己的狀態，因此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我覺得我跟人的相處模式是我上學之後開始一步一步修正的，就是可能從國小的時候比較霸道啊，我可能不願意跟人家分享啊，或者是說比較以自我為中心，然後到可能國中跟高中開始要去學說你要怎麼去協調關係、怎麼去跟人家學習配合，我覺得這個不是在家庭中學到的，這比較像是我自己在學校跟人家相處當中學到的。（受訪者 D）

然而，家庭作為學習的第一個場域，觀念形成的初始階段。主要照顧者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觀念的形塑產生影響。同時，受訪者 E 提到爸爸的缺位使其無法獲得另外一方的觀點，因而在想法上可能造成限縮。

因為你只有一個對象可以傾訴，然後你的一些觀點都是只有她去教你怎麼做，所以你一定多少都會被她影響。然後你又不能就是觀察，就

是假如說有另外一方就是爸爸做對比，所以說就是很多行為、個性都會被影響，然後到人際關係就比較可能沒有辦法處理的這麼好。(受訪者 E)

因此，在進入校園的階段時，人際關係的應對成為了一種挑戰。不再如同過往與人的相處模式，而是經由同儕之間的互動逐漸學習與改變，形成一套新的人際關係應對模式。

因為我在家裡，我是不需要處理這種東西，就是然後在家裡就是我想要幹什麼，就是有一點說一不二的那種個性，就是別人讓著我，不是我要去自己適應別人，但是在學校其實大家都是爸媽的寶貝，就是也不存在說誰要讓誰，就是變成說可能你要自己去溝通、協調，那你要適時的做出一些讓步這樣。(受訪者 D)

此外，受訪者 B 表示從小累積的經驗以致其對年長者的思維模式、反應以及情緒波動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因此，逐漸衍伸出相應的表達策略，懂得以對方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來呈現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在比較小的時候就比較會跟成人交涉嗎…因為就是對，就像我剛剛講的，如果我今天我媽媽沒有幫我處理的事情我要怎麼處理，或是說，因為就是會感覺到自己的家長也不開心，或是自己家長有情緒，然後會都發在自己身上，所以從很小開始就可能會比較有技巧的在跟成人溝通這樣。(受訪者 B)

而受訪者 E 則提及相比於同齡人間的互動，更喜歡與年紀較大的人相處。源於自身成熟的心理特質與思維模式，在交流過程中更容易與年長者達成理解與共鳴。

因為我從小就有被講，就是說覺得我講話很成熟，可能就不太像是同齡人會講的，然後我自己也是蠻習慣就是跟比我大的人聊天，小的我可能就比較溝通不了。(受訪者 E)

（四）感情觀、婚姻觀的形塑：非家庭因素之主要影響

研究顯示童年成長於繼親家庭或單親家庭的青少年父母，其成年後的家庭發展模式與上一代具有較高的相似性。（Kalucza et al., 2021）

原生家庭的經驗使得受訪者 F 面對婚姻的態度呈現兩個面向，「不要步入婚姻」，或是「步入婚姻，且維持家庭結構的完整」。

有時候心情就會突然很低落，甚至到難過想哭，因為就會覺得說別人的家庭都那麼好，別人的家庭比較完全，然後我的家庭就是因為我父母自己的問題，所以要變成像這樣子一半不見的那種感覺，就我覺得說以後自己要嘛就乾脆不要結婚，要嘛就是結了婚了就盡量維持完整的樣子。（受訪者 F）

原生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自身婚姻觀的形塑。不過，互動經驗、網絡媒體等也會對個人的感情觀、婚姻觀造成不同程度的作用。對受訪者 B 而言是由於過往經歷的緣故，結果往往如同原先所想，進而佐證其不安全感，因而形成現在的感情觀：不要建立關係。

剛建立關係，或者說建立關係的中間，你就會有潛意識覺得他就是會離開，或是他就是會先放棄這段關係的人，那我可能個人經歷的緣故會變成確實我都是先被放棄的，所以我會進一步佐證我的不安全感，然後變成我就乾脆不要建立關係。（受訪者 B）

受訪者 D 則表示自己是藉由多方資訊的匯總，進而形塑出自己的感情觀。同時，明確地表示自己未來會組建家庭的意願。

其實我很多觀念不是從原生家庭出來的，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可能比如說在網路上接收到的資訊，在哪裡各種地方接受到的資訊，然後自己拼湊成我自己的觀念這樣。（受訪者 D）

此外，受訪者 E 表示雖然主要照顧者會向其灌輸一些觀點，但更多時候仍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執行。

因為像我媽可能就會比較會說，就是以後一定要比較小心男人，因為畢竟就是自己有這樣的經驗，她就會比較需要，就是她會比較在意說一定要慎選對象。然後，我自己本來就覺得我自己就會看，就不會這麼快就去依賴一個人。(受訪者 E)

「一個人童年時的家庭環境，往往會影響其長大後組建家庭的模式」是否仍反映在當代社會的單親獨生子女？本次研究之受訪者皆還未進入婚姻階段，因而無法得知「代際延續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的影響。不過，以受訪者現階段的論述而言，可以發現拒絕複製原生家庭結構的意涵存在。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果與討論

2000 年至 2010 年間，單親家庭的增減率達 48.3%。本研究的受訪者多出生於該期間，反映其成長經驗可能受到家庭結構轉變及其所引發的社會變遷之影響。本研究發現：

（一） 受訪者對家與主要照顧者的描述之間多屬於高關聯程度。其中，母女組合多呈現情感面向，而父女組合則主要反映經濟面向。進一步觀察，從中可以發現傳統性別角色的脈絡存在。

（二） 雖然在不同的親子性別組合間可以觀察到差異，不過整體而言主要仍取決於個人因素。相處模式、教養方式等所展現的多樣性，進而造就出不同的成長經驗。

（三） 家庭結構轉變的情況下，單親家庭不再是極少數的群體，因而汙名化（Stigmatization）現象出現了轉變。然而，對於單親獨生子女而言，也不會因此而自我污名化（self-stigma）。

（四） 嚮往家庭的完整性，但大多數時候並不會因自己是單親獨生子女而感到負面情緒。同時，也認為家庭結構並未對其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整體而言，單親獨生子女的身分，既培養了其他經歷可能得不到的一些優勢，同時也面對了同齡人間不會遇到的挑戰。不過，無論是優勢還是挑戰，皆是成長歷程中的養分，而非絕對的阻礙。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筆者作為一名單親獨生子女，與受訪者具有相似的成長背景，能夠更貼近並理解其成長經驗。不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導致預設立場的可能性產

生。因此，在進行文獻查找、資料分析及結果詮釋的過程中應持續自我反思，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客觀性。

此外，在親子性別組合的面向，缺少了母子的類別，且筆者訪談的 7 名受訪者中有 4 名為母女關係，其他組合（父女、父子）則相對較少。因此，由於資料分析的限制，本研究無法對四組之間進行全面比較。

最後，未來若能夠結合量化研究進行綜合分析，有助於對單親獨生子女的研究提供更多元的視角，並獲得更全面的理解。

陸、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 林莉菁、鄭麗珍（2001）。離婚單親父親因應親職與工作角色的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5(2)，113-174。
- 吳淑禎（2018）。生涯韌力：大學青年的生涯逆境知覺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3（3），197-230。
- 劉宏恩（2011）。「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在臺灣法院離婚後子女監護案件中之實踐——法律與社會研究（Law and Society Research）之觀點。軍法專刊，57卷1期，2011年2月，84-106。
- 黃淑滿、周麗端、吳宗仁、葉明芬（2023）。手足重要？同儕重要？獨生與有手足幼兒社會能力成長軌跡與其同儕影響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報，2023，54卷，3期，609-636。
- 盧雅蘋、呂鳳鑾、王大維、林聿庭、李盈瑩（2018）。離婚單親父親的父職實踐經驗：四位中年男性的敘說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12卷，1期，57-81。
- 陳婉琪、徐崇倫（2011）。愛的教育，鐵的紀律？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教育研究集刊，(57:2)，121-154。
[https://doi.org/10.6910/BER.201106_\(57-2\).0004](https://doi.org/10.6910/BER.201106_(57-2).0004)
- 陳柯玫、龔茱涵（2022）。經濟狀況與社會支持對單親父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性別差異之研究。高雄師大學報：教育與社會科學類，(52)，27-50。
- 葉致芬（2010）。男主外，女主內？一家務分工之相關文獻探討：性別與文化觀點。輔導季刊，46(2)，45-54。
<https://doi.org/10.29742/GQ.201006.0007>

巫金味 (2013)。獨生女兒與單親母親親子關係之敘說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2hnp97>。

歐陽敏 (2016)。單親依父或依母青少年生活適應與發展歷程之個案研究-以桃園市 S 國中為例〔碩士論文，健行科技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22-1406201603531700>

李奇勵 (2011)。女性單親家庭親子韌力開展歷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342/NTU.2011.00008>

二、英文部分

Abrams, Z. (2024). Only children are often misunderstood.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science. *Monitor on Psychology*, 55(6).

<https://www.apa.org/monitor/2024/09/only-children>

Baumrind, D. (1966). Effects of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37(4), 887–907. <https://doi.org/10.2307/1126611>

Candelanza, A. L., Buot, E. Q. C., & Merin, J. A. (2021). Diana Baumrind's parenting style and child's academic performance.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58(5), 1497–1502.

Dharani, M. K., & Balamurugan, J. (2024).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n single mothers' well-being -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13, 148. https://doi.org/10.4103/jehp.jehp_1045_23

Downey, D. B., & Cao, R. (2023). Number of Sibling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Evidence From the U.S. and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5(11), 2822-2850.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231220045>

- Falbo, T., & Polit, D. F. (1986).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Only Child Literature. Research Evidence and Theory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0(2), 176-189.
- Han, M. (2023). Influence of Family Structure on Children's Well-being –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to Promote Positive Development. SHS Web of Conferences 180, 02008.
- Hiko, M. A. A., Es, A. C., and Baysen, E. (2023). Single parenting an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3(4):1-9.
[10.15700/saje.v43n4a2297](https://doi.org/10.15700/saje.v43n4a2297)
- Jain, M. & Mahmoodi, V. (2022). Being one in a world of twos: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single parenting. *Graduate Stud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18.
- Jones, C., Zadeh, S., Jadv, V., & Golombok, S. (2022). Solo Fathers and Mothers: An Exploration of Well-Being,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pprov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5), 9236.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159236>
- Kalucza, S., Vidal, S. & Nilsson, K. (2021).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family formation trajectories among teenage-mothers and -fathers in Sweden. *J Pop Research* 38, 259–282. <https://doi.org/10.1007/s12546-021-09265-1>
- Mukhoiyaroh, M., & Aziz, Y. (2024). Effects of Student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n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Scaffolding: Jurnal Pendidikan Islam Dan Multikulturalisme*, 6(3), 104–122.
<https://doi.org/10.37680/scaffolding.v6i3.5150>
- Meier, A., Musick, K., Flood, S., & Dunifon, R. (2016). Mothering Experiences: How Single Parenthood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Emotional Valence of Parenting. *Demography*, 53(3), 649–674.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6-0474-x>

Shorey S., & Pereira, T. L.-B. (2023). Parenting experiences of single fathers: A meta-synthesis. *Family Process*, 62, 1093–1113. <https://doi.org/10.1111/famp.12830>

Walker, L. J., Hennig, K. H. (1997).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u comportement*,29:1,63–75.

三、網絡媒體

Hsueh, J. C. T., Cai, L., & Keng, C. (2020).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Taiwan.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取自 <https://ifstudies.org/blog/single-parent-families-in-taiwan->

內政部全球資訊網：<https://www.moi.gov.tw/cl.aspx?n=21034>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https://pop-proj.ndc.gov.tw/Custom_Fast_Statistics_Search.aspx?d=H07&m=80&n=233&sms=10363

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s://www.gender 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iGJRpsNX45yniGDj!w1ueQ%40%40&d=194q2o4!otzoYO!8OAMYew%40%40

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s://www.dgbas.gov.tw/News_Content.aspx?n=1864&s=230927

司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05-58171-a547b-1.html>

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ExShow.aspx?id=FE265403&type=e>

附錄

附件一、訪談大綱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年齡、性別、依親類別

二、成長經驗

（一）對您而言，家是什麼？

（二）在成長過程中，父親或母親的角色是什麼？

三、親子關係

（一）您和您的父親或母親關係如何？日常相處情形？

（二）是否曾有衝突？若有的話，如何應對？

（三）通常如何溝通？

（四）您的父親或母親對您的教養方式是什麼？

（五）親子性別組合（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對您的成長有帶來什麼幫助或限制嗎？

四、自我認同

（一）作為單親獨生子女，您如何看待自己？

（二）這樣的成長經驗對您的「心理狀態」有影響嗎？

（三）這樣的成長經驗對您的「學業表現」有影響嗎？

（四）這樣的成長經驗對您的「人際關係」有影響嗎？

（五）您認為這樣的成長經驗為您帶來什麼？